

新時代  
史地叢書

滿

洲

問

主編者

吳敬恆  
蔡元培  
王雲五

撰述者  
王勤培  
校閱者  
柳詒徵

新時代史地叢書

滿

洲

問

題

主編者

吳敬恆  
蔡元培  
王雲五

撰述者  
王勤培  
校閱者  
柳詒徵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新時代史地叢書

主編者 蔡元培 吳敬恆 王雲五

# 滿洲問題

版權有所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初版

每冊定價大洋肆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撰述者

王勤 增

校閱者

柳詒 徵

發行人

王雲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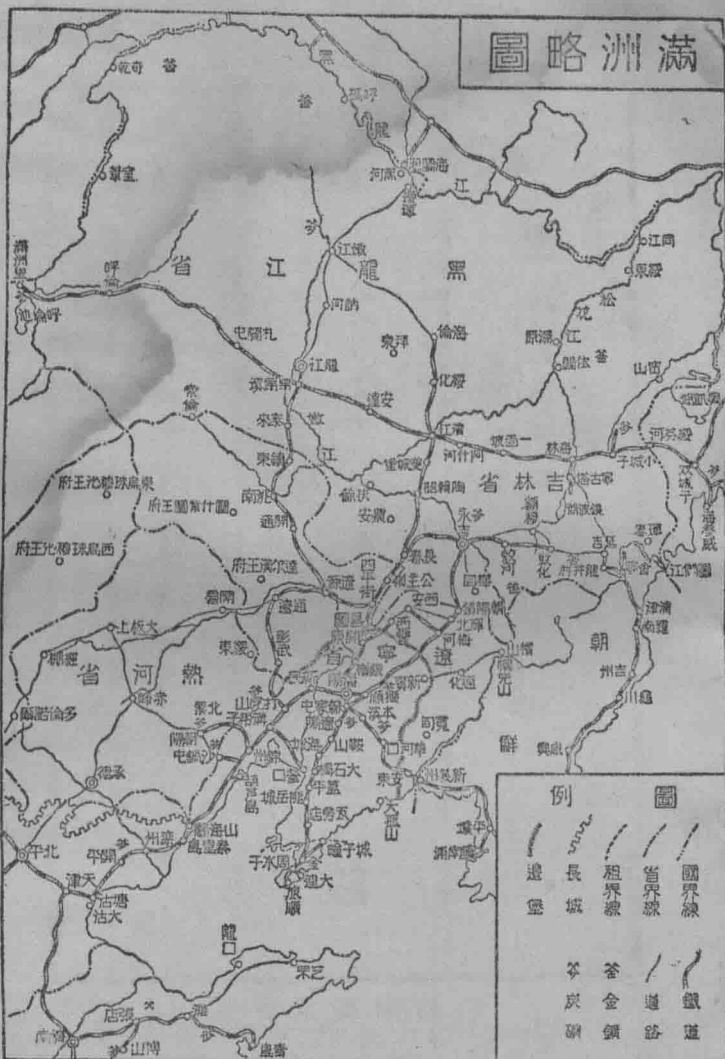
印刷所

上海河南路  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埠  
商務印書館

# 滿洲略圖



# 滿洲問題目次

第一章	導言	一
第二章	滿洲問題之背景	七
第一節	日俄侵略滿洲之政治的淵源	七
第二節	滿洲問題之經濟的背景	一二
第三章	日本與南滿	一六
第一節	南滿洲之鐵路問題	二七
第二節	旅大問題	四〇
第三節	中日雜居問題	四九

第四章

俄國與北滿

六四

第一節

中東鐵路問題

六四

第二節

松黑航權問題

八〇

第五章

結論

八五

# 滿洲問題

## 第一章 導言

民國十八年之十一月，太平洋國交討論會開會於日本之京都，集英、美、法、日、中國等外交家於一堂，共謀太平洋問題之改善。付議之題凡八，而滿洲問題實爲本會議之中心。於時日本代表提出其狂放之理由，謂『日人之居滿洲，初因中國不能自衛以禦該方面之外患，故日本在滿之利益，乃屬於特別種類，滿洲之和平，爲日本自存之所賴。』又謂『日本在滿所處之地位，類乎英國之在印度，美國之在海地。』中國報紙，譏之爲狂謔，爲譫語，不知日人此種論調，早已司空見慣。猶憶華盛頓會議討論滿洲問題之際，日本代表埴原氏有言曰：『現在日本所有之租借地，爲膠州及關東州，卽旅順及大連。日本租借地有一特色，卽日本非直接取諸中國者，乃因人民及國帑之

相當犧牲，爲他國之承繼人也。』又曰：『關於旅順大連兩地，日本代表等深欲言明：日本目前無意放棄以極大犧牲正式取得之重要權利。該租借地係滿洲之一部，因領土接近之故，日本在該地有關係經濟命脈及國家安全之生死利益。日本在該地之生死利益，當加以保障，此事在組織國際財團時，已經英、美、法三國政府承認矣。』（註一）則日本欲以滿洲土地，爲其發展經濟生活與保障其自然安全之根據地，其久佔之念，侵略之心，不已彰彰明甚。吾國苟欲收回滿洲已失之權利，與之折衝於擲俎之上，殆無異與虎謀皮。日人不藉口『以世界剩餘資本，爲開發天然資源之用』，即藉口於滿洲爲中國境內過剩民衆輸送之地。日本如此，俄國亦然。中國苟不欲自儕於強國之林則已，否則，空言無補於事實，外交有賴於實力，一方面固仍不能不用外交的手腕，以謀解決，他方面亦不可不另謀實力抵制之道。此則中山先生之籌劃已詳，國人當可有所遵循矣。

今試一察滿洲之現狀。滿洲自民國以來，政治經濟，殆莫不仰外人之鼻息。試述政治，則遼東半島無論已，南滿安奉二路沿線之主權，完全落入日人手中，我當局欲有所設施，輒遭掣肘。馴至盜匪則越境乃免，煙賭則借爲遮蔽，雜居各地之外僑，要難依約服從警察法令。我政府以國權屏

弱，處處退讓，縱有良好政策，難望推行無阻。中東路沿線，在俄帝國侵略之時，狀與南滿路同。民六以還，軍警政法各權，次第收回，成一東省特別區之行政區域。就歷史論，僑居是地之外僑，宜采純粹屬地主義，受治於我政權之下，顧友邦領事，猶不免藉口領事裁判權，與曲解條約，而不能完全就我範圍。華府會議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精神，難望實現，政治因無美滿之效果。抑南滿之鴨綠、圖們兩江，境連朝鮮，北滿之烏蘇里、河黑龍混同各江，壤接蘇俄，頻年多故，滋擾殊甚。人已慘淡經營，著著進逼，我乃因循苟且，步步退縮。使日俄而長此內顧多憂，無力外侵，我或可苟延殘喘，不然，黃金世界之東三省，將如象齒之焚身，懷璧以獲罪，謂能永永保存者，誠自欺欺人之語也。

次言經濟，滿洲之農業工業，幼稚已甚，商業亦爲他人作嫁，若林若礦，要在外人掌握，而最可悲者爲鐵路。如此沃野萬里之東三省，非假鐵道無術以溝通，然今則溝通大地之鐵路，殆無一非權屬他人者。以云南滿，則自營口、旅順、大連以達長春，爲南滿線，進而至吉林爲吉長線，更進而至和龍對岸之會寧爲吉會線，而安奉一線，亦爲直達朝鮮之捷徑，如此三面包抄，問遼寧全部吉林半部尙有活動之餘地否耶？舉凡農產物之集散，工商品之運輸，左之右之，惟其所欲，南滿經濟，可

謂囊括無遺。以云北滿，中東鐵路，西達滿洲里，東抵綏芬河，南支長春，共長三千三百五十六里有半，富源盡爲此路貫串吸收，而我無救濟之方。因收回路權，竟致釀成國際戰爭，我軍一再敗北，卒鑄成伯力會議之大錯，俄人氣餒，倍形囂張，此後交涉，正未可料。使此路重入俄人掌握之中，則自西伯利亞南下而直達海參威海口，俄人可橫行無阻，於是北滿又成一弧形之包抄式矣。

抑東三省復有一重大之問題，在上述政治經濟範圍之外者，則外族雜居問題是也。東三省之外僑至夥，最重大而於將來發生糾紛者，要不外乎朝鮮、日本與俄國三種人而已。朝鮮人因緣歷史的關係，延邊一隅，根據圖們江界務條款，別之曰墾民，而允許其居住。若輩生於斯，長於斯，聚族於斯，受治於我法律之下，初無問題，詎自民國七八九年以還，日本以政治的關係，馴變延邊爲日鮮政爭之點，國籍之爭，亦由是起。糾紛擾攘，卒難解決。夫朝鮮人奚止限於延邊，南沿鴨綠江，北循烏蘇里河，亦非少數。不獨鴨綠江、烏蘇里河，凡滿洲腹地，荒烟蔓草，山深林密之間，不乏所謂高麗村者，成千累百，依農爲生，去之則彼無家可歸，不去則日將來治，此一問題，實滿洲之一大問題也。日本人僑居沿線一帶而外，間有散居屯集者，專營不正當之事業，每發生特殊之案件，地方官

吏，畏憚放任，若輩更若驕子之益形态，雖知其情者，僉稱難治，此又一問題也。俄人徒殖中東路，嘗有逃亡各地，貧無聊賴者，雖經分別去留，數仍不少。白俄赤俄，視同仇寇，此亦一問題也。近者中東路之交涉未了，旅大之懸案未決，鑒往測來，東三省之前途爲何如耶？

曩年天津大公報記者胡君，考察東北，歸而著論，其言有曰：『東三省乃中華全國公有之東三省，非東三省人民獨有之東三省。以東三省介在日、俄之間，過去與現在，日、俄兩國之經營東三省，皆以全國之力爲之，故俄國勢力，至今日在北滿已經摧毀，而中東路沿線俄人，猶有三十萬之多。至於日本，則曩昔專事拓殖南滿者，今已深入於北滿東蒙，彼邦各黨對華政策，雖不盡同，而於所謂『滿蒙進取政策』，決不敢或有否認。任令政局如何變化，其於東三省之經營，斷無放棄之可能，最大之差異，不過巧拙之殊，與緩急之別而已。夫外人經營我國領土，既舉全國之力以相臨，則吾人之應自固吾圉者，又寧能如胡越之相視。乃自來關內各省，對於關外，大率視爲邊徼荒野，無足重輕，近年雖移民漸盛，觀感稍更，終以關內政治上環境不同，又往往不顧地方之歷史關係，致令關內外常有隔膜，反予外人以構煽挑撥之機會，此實最堪痛惜之事。近來東北外交，益形困

難，鐵路地權，在在可虞，非合全國之力，研究東北問題，考其經過，權其利害，扶植糾正，共同應付，決不足以抵禦外力之侵凌，此國人所當注意者也。『胡君之所言如此，亦即著者之本旨也。

欲瞭解滿洲問題之所以釀成今日之局面，不可不先知其已往之經過。欲明瞭已往之經過，尤不可不探究其背景。滿洲問題之背景唯何，政治與經濟，是其最要者，爰先述滿洲問題之政治背景與富源。背景既明，乃進而探討滿洲問題之現狀，於是分之爲南滿與北滿而個別研究之，末則根據中山先生之計畫，爲亡羊補牢之計焉。

(註一) 引自周守一 華盛頓會議小史頁二七四 (十一年中華出版)。

## 第二章 滿洲問題之背景

### 第一節 日俄侵略滿洲之政治的淵源

#### 俄國之海口尋覓政策

俄國自彼得大帝（一六七二至一七二五）以來，皆努力以求地中海之門戶。蓋俄國國土，雖以廣大自豪，然偏於北方，缺乏良港，欲雄飛於地中海，非有軍艦之出路不可。故自十八世紀末葉，以迄於十九世紀之初期，俄政府對於土耳其之侵略，巴爾幹事情之干預，皆着着先進，不遺餘力。不幸一八七七年俄土戰爭之結果，俄國之侵略計畫因第三者之阻力，功敗於垂成。百年來之雄圖，至此終成畫餅。俄國對於近東之企圖，坐是而感覺其爲不可能矣。

然俄國南下以求出口之宏願，初未嘗因此而拋棄。近東不成，乃轉而注意於遠東。蓋當時遠東老大帝國之積弱，本更甚於近東之病夫，日本雖已實行維新，亦尙未能得歐洲強國之注意。而

同時與遠東有利害關係之列強，又輒有鞭長莫及之感。雖欲阻止俄國在遠東政策之進行，又無實力足以爲後盾，此其一。且自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以後，德國外交家畢士麥又竭力鼓勵俄國向他方面發展，冀調虎離山，以減少近東之紛擾。於是俄國乃實行其向遠東侵略之政策，而滿洲岌岌危矣。此其二。

日本之大陸進取政策

日本在維新以前，國勢尙未臻於強盛，於是時，俄國之勢力，來自北方，向日本而壓迫；英、美諸國，則自南方向日本而進攻。日本處此兩大強力壓迫之下，勢不得不自圖生存之道。於是日本外交政策，遂發生海洋進取政策，與大陸進取政策，或南進與北進二種政策之考慮。所謂海洋進取政策，其基本自必有賴於強大之海軍，然此非所語於當時之日本。抑當時英、美之強大，絕非日本國勢所能匹敵。日本苟欲採取海洋進取政策，則其結果，亦惟有見制於英美，而一無所成耳。至於北方，則當時之俄國，雖強盛一時，至於朝鮮與中國，則固亞東之病夫也。日本於此，爲減少阻力計，其舍海洋進取政策，而努力於大陸進取政策，固勢所必至也。日本之大陸進取政策，亦遂坐厥原

因而確定矣。

日俄在滿之角逐

日本自確定大陸進取政策而後，益蓄意向北發展，以遂其初願。於是時，朝鮮地位，俄瞰於北，日攫於南，而中國則以脆薄之宗主權，勉強應付於其間。日本既蓄意併吞朝鮮而北上，其第一步驟，自在於先使朝鮮脫離中國之羈絆而獨立，然後可以惟其意之所欲爲。東學黨之亂，卽所以授日本以絕妙之機會者也。中日戰爭既一發而不可遏，結果中國敗績，翌年中，日訂議和條約於馬關，於是朝鮮雖我而獨立，同是更賠償軍費，開闢商埠，並割讓遼東半島、臺灣及澎湖羣島於日本，而日本規取朝鮮進圖滿洲之宏願，償其大半矣。

雖然，馬關條約之締結，日本之利，俄國之害也。俄國之經營遠東，其目的卽在於太平洋沿岸，求一不冰之港，以爲其自由出入之通路。今朝鮮既落於日本之掌握，更益之以遼東半島之割讓，實足以控制黃海、渤海之海權，而使俄國尋覓海港之企圖，根本無一線之希望，此又豈俄國所能甘心者。俄、法、德三國干涉中，日和約強迫日本交還遼東之舉，自成爲不得不發之勢矣。三國干涉

之結果，日本交還遼東於中國，而取三千萬兩之賠款，以爲之報。日本侵略滿洲之野心，至是又反因俄國之橫加干涉而受一極大之挫折，此其懷恨爲何如乎？識者於此，固早知日、俄二國，必有兵戎相見之一日矣。

日、俄戰後，二國訂立和約於樸次茅斯（Portsmouth）（光緒三十一年，一九〇五年），俄國既承認日本在朝鮮之勢力，復將得自中國之旅大租借權，及滿洲鐵路之南段，自長春以至旅順者，讓與日本。同時中、日訂滿洲善後條約，對於此項權利之讓與，加以承認，而附約之中，更許以開放東三省商埠十六處，軍用之安奉鐵路，仍由日本經營，改爲工商業路。改良竣工後，十五年滿中國方得備價取贖。於是不獨朝鮮完全屬於日本保護之下，卽南滿亦劃入日本勢力範圍之中，俄國數十年之計畫，至此又俱付東流，而日本則自中、日戰後一時所不能達到之侵略滿蒙之目的，茲後亦竟完全如願以償，日人今日在滿之勢力，日、俄一戰，實造成之也。

日·俄·之·妥·協·與·南·北·滿·勢·力·範·圍·之·畫·定·

日本自戰勝俄國後，以新興之國，一躍而爲東亞之霸主，俄國於此，自不能不有所忌憚。一九

○七年（光緒三十三年）之日俄協約，實爲二國修好之先聲。迨一九一〇年（宣統二年）之第二次日俄協約，則視一九〇七年之協約，更進一步，而具有特殊之政治目的。日俄之締結此約，其動機實由於美國國務卿諾克斯（Knox）氏『滿洲鐵路中立』之提議。蓋是時日本方銳意經營南滿，忽得此耗，心中自不免惴惴，且從此對於日俄在滿洲之地位終不免受第三國干涉之一念，亦益橫梗於胸中。在外交上，於是感覺非日俄取一致之步調，不足以抵制第三國之行動。故此密約，實爲日俄互保在滿權利之手段也。

自是以後，日本聯俄之傾向，日盛一日，而俄國亦深知日本勢力之未可輕侮。日俄接近，至是乃成爲實際的問題。下迄一九一二年（民國元年），日本有名之軍人政治家桂太郎，奉命赴俄，其目的在於締結特殊之政治協定，殆無可諱言。此行結果，乃有日俄密約之成立，約定將南滿、內蒙劃歸日本之勢力範圍，而北滿、外蒙，則劃歸俄國之勢力範圍。於是南滿、北滿，乃分別劃入日俄帝國主義之勢力下，受日俄之侵略，滿洲至此，乃不復有完土矣。滿洲問題之釀成今日之局面，此種國際政治之變遷，實與有力也。